

八

編

類

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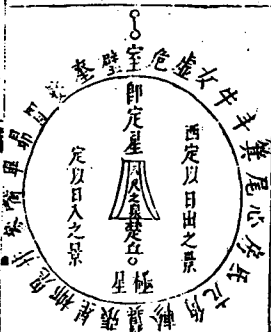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工部

楚丘之方中圖



定非方之宿營室星也
 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
 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
 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
 官室故謂之營室衛爲
 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
 營立官室樹八尺臬而
 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
 東西又參日申之景以
 正南非也

公劉相陰陽圖

南
西
第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⑤ 第五西表
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夜從中表望
第二中表 第三北表 北極 北
北極以立北表

④ 第四東表
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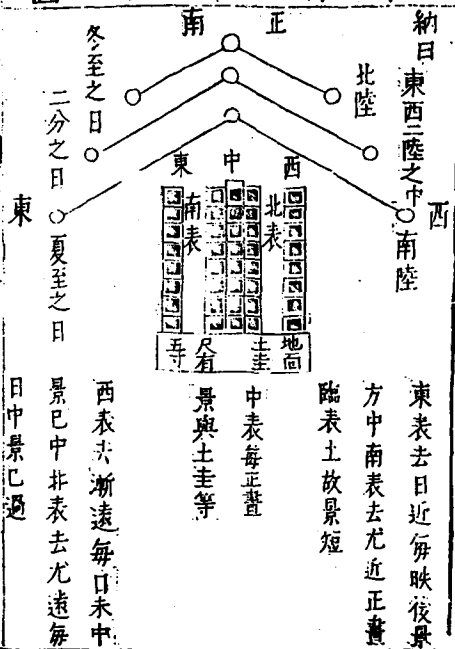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③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
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
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
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
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
與人齊高當午日中晝其短景於地以爲指北準繩
置窺筒于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
則其處爲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
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旣得東西之正乃

于二分之一前十日內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畫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召誥土中圖



通頁集

卷之二 上節

三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中說

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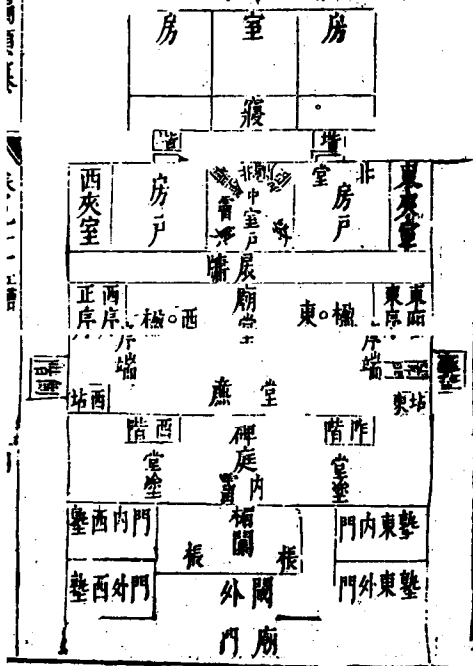
臺是地之中

岳臺在俊儀屬開封府

已自差許多

土圭法

寢廟辨名圖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

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窳盈之反東南

隅謂之窳一平反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辰官

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

塗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持廟堂異其名耳又曰枅干結反謂之

闈枅謂之楔華錦反又先結反枅謂之闈魚列反蓋界于門者

枅也亦謂之闈旁于門者枅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

枅也樞巨反亦謂之闈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

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

牆謂之牖士昏尊于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

壁士虞饗在東壁是也坵有 坵西坵士喪疏云
堂隅有坵以土爲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註云西塾
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燕禮設篚當東霤
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

天子寢制

東南西北
九雉七
雉為雉
十二為
十二為
十二為

小寢

小寢

室居雉

小寢

室居雉

北戶
西房
墻墻

垂

位

西

外

小寢

室居雉

北戶
東房
墻墻

垂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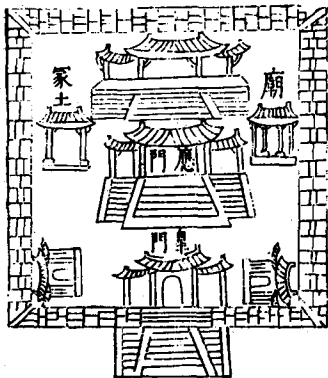
東

外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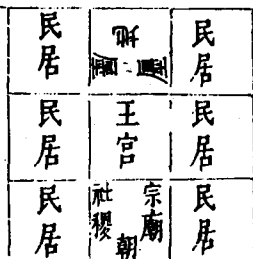
官人享玉
六寢之修
為其井
除其不
去其穢
註略寢
戶五小
謂之兩
階之門
之鄉庭
左右謂
位門屏
間謂之

門 應 門 圖



大雅云迺立
 門應門有仇
 將迺立冢上
 戎

圖 之 市 廛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爲規其中
 爲王宮其前爲朝左宗廟右社稷
 其後爲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
 至皆貿易而市官爲之治其爭亂
 并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爲廛
 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
 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
 半在邑也蓋廛有義賦其田也謂
 市地之賦稅也受二廛者所居廛
 市之定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廬舍之圖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一
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
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
則入居於邑以爲安也居之
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蚕
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爲布
苧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
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
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一
畝半在邑也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
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
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
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二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
地置旣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
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
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
直金粘沒喝一觀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
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爲式
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厚隄爲二丈下濶

古制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隄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隄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垣旣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則護垣爲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二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空

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卽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非築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爲臺三四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旣繆矢道皆斜臺以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而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恒爲虜墜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呈收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陴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陴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六者今制臺高三丈高于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陴牆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牆尺許中空通置木

牌外爲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于此吾則啟牌子彼夫陣畏注矢陣一定也牌啟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爲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牆四出不必凝望村度也三陣院敵臺旣就則陣院宜講也夫垣旣不高陣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縣木之上下一有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邊人曰虜飛石墜陣則以竿褰裹爲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陣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

磚土以成曰土坯

又率立植

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植與

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上模成橫卧

爲陴外以茅泥多人泥以草或麥紫曰茅泥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四甕城陴隄旣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

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

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

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

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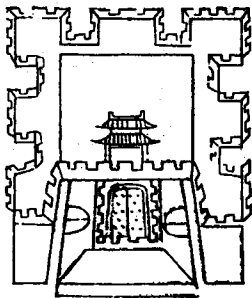
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陴隄旁開一門亦

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

與垣等內外皆障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
況爲重門邪

堯城圖

小堡有堯城而
不用故臺大堡
仍為之堯城不
必太大大則更
須角臺



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誦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旣久戶田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不憂無人也稅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宣德之間虜警

紀少舉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歲鄉
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
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

民堡說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
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
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自
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
亦皆築焉

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爲措置之詳其
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

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紆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採豈議論多而成功少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開後田必水利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簞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戽斗曰泥攪曰泥筐曰鐵鑊曰竹籠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可深開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簞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爲之多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漕北人不能用戽斗利于挹水南人

不能用泥攪以布爲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筐以擔買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北人不習鐵鏟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篋水中夾泥唯高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爲之遇閘河淺則施有石閘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沙數斗二器大利閘槽云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治水諸器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譚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
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
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

論後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
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漑防因水淫淵因
水壑析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
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
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宜入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淫
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濟分晝功臻于永賴
熙寧之術也此謂本務

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殺入清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清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

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
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
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
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
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

喻乎 治河失其故道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貝區蓋
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
陸宜歛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
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適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
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
決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
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
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賈由宜歛以達兩浙迺病
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
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
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
五堰旣開則來者愈迅湖旣閉則去者復緩由是
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

鏐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郝儁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芟廬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瀾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

不治哉

論車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脈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爲漫水港云夫江流迂緩旣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某恪遵廟算廣集衆思咨訪攬宜究極形勢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開治江中壅塞四十

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
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漕淤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
鹽鉄浦淮六磊等塘洩澱湖之水于黃浦漕蘇之吳
塘顧浦戚虞徑南北橫澀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
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
于海濬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
河使尚崑湖昆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
流也濬白鶴荆城港西泖裏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
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
鉄猫港洩閩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

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殿山湖口
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逸乃於夏駕及
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
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
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
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
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
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

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經澗載在經史
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
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

伊洛水田議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
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
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
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住劄適
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
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即一項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
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
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務各久任超遷如是
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

淮鳳聖
田說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澗澗
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
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
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
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
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于

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議典西
井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

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 神京緩急所必須者

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潔而土澤控海則潮淤

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

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

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光其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管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鉄厰湧珠湖下至堯萊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井徐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交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

管束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
流亦自燕河管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
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
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縣清
水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
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
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
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
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澳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
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
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林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
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
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
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
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
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葢先之京東數處以
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
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
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

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非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迺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非易也曰客何異予言哉南方之民披篲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

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
深二尺溝深四尺血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
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
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
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
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
泲水種秔稻而狄道竝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
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
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
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
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
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
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
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
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
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
南宋徧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
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
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

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澤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興者乎是所謂廢倉於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水發于潭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
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
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
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
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
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
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
皆連阡里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累洋
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微利旦夕而終
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身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
增勸農水利一事被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
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
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
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治河

漢武帝以前此論差

漢司馬遷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詩于治渠
此太史公
贊筆

一曰溉田
田曰溉田
田功即水
也

數爲敗乃徙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
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旣疏九
澤旣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
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
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享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

隋渠無所
不列

秦能用人
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
秦未有不
樂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左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距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言古河功
成田事
好飲此太
史明大便
門請者不
齊章京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

渠地可田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
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
萎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
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
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
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涇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涇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爲水水頽以絕商顏

不登
之不登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首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
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
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楨天子既臨
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
盱盱兮閭殫爲河殫爲河方地不得寧功無已時今

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沈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拳長菱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棧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官其上。名曰宣房官，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
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
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
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
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
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
渠書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
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

既出大岬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學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常以明

今亦何嘗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決亦未可全非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鄡，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贊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二公皆不
知水世之
論

足財用在平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岍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北岍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岍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服費至少而公私曰

吳越王書
用之撥溪
亦此類

皆出向之瀉滷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
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
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
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
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
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濬川杞事
極小亦費
爭論何其
突也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
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
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
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
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
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濬川杞濬之苟置數千
杞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高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

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

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

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

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

非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聖人期論

安石理財則用告志州等泝水則用務助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
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
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
引汶水以逮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牒三十有
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
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
西百有餘里南峴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峴故
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非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
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泉
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漫、不可逼視、登高望
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
群流奔轆、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
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質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木
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
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卽
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
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迨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
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
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
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牖引金口渾
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
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
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
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
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

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岍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干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
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
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
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
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
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
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
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
賜脫脫世襲荅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
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築城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冠讐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尅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以此爲城
則詩義未
矣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以城成周
諸侯亦
未務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于范無宇曰：「吾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衛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衛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服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

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旣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旣至，蚩蠶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羨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殺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
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
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盼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
邠寧節度使楊朝晟湏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
之上曰鼎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虜謂吾衆不滅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
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
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
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
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
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
百餘里吾一日劊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
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
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泚人以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山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二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以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蕪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櫛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亾之後毀不旋踵關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魍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塋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亾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塋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亾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
官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
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官生子
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
星璧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
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
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
石巖樓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
峙有鹽池雍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
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
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
沼中作兩州東爲盧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
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
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
至介亭亭左復有極日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間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闔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

初朱勛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
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
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
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
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
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
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蘆從熙五人諷以
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
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欄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惟石巖整幽騰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旣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運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倂而畚
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
之所以不用財餉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
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
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殺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墜無置有遊無罷國有班事縣有
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行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盜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灌膳宰。致餐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彞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今陳侯不念胤績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
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彞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
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
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
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
禮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殺馬搏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
曾不足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
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
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
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
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
哉。銜掖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冠戎
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
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